

语
言
篇

Y
U
Y
A
N
P
I
A
N

上帝的语言

导 言

上帝有没有语言？上帝说什么话？这些问题是古今宗教界的重大问题。人们都想知道，神要告诉人类什么。当然，有人会主张：“神不说话；人们只要顺从那个沉默无言的命运就行。”这种态度能见于古希腊斯多亚派（Stoa），也多见于华夏古代思想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见《论语》17：19）。孔子与斯多亚派都不是特别强调神的人格性（personal God）。然而，那些肯定一位具有人格神的宗教信徒大多会说：“神不但会说话，而且他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神创造了人的眼睛、耳朵、嘴，他当然会看、听、说话！”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具有人格的神，他能说话：他曾告诉亚当，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见《旧约·创世记》Gen 1:28）他劝人不作坏事（《创世记》Gen 4:6）；他颁发自己的法律（《出埃及记》Ex 20-21）；他安慰人、批评人、命令人，经常与人进行对话。《圣经》中的上帝要么对个人说话，要么对一群人或对以色列人说话，要么对非以色列人说话（见《以赛亚》Is 45:1）要么对世界所有的人说话（见《以赛亚》Is 45:22）要么对以色列的国土说话（见《以西结》Ez 36:2）。无疑，《圣经》中的上帝是

位“能言善辩”的神。然而，他说什么语言？

基督教传统的根源无非是犹太宗教传统。犹太人的一神论及他们的法律、先知、经文等，都是基督教所继承的。《圣经·旧约》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而基督教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上帝的名字 YHWH = 耶和華 = 雅威）也是从希伯来语来的。用一种比较爽快的言辞，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母语”首先是希伯来语，其次是希腊语、拉丁语及其他的语言。

“饮水思源”这个成语意义深切。虽然人们都知道，西欧现代化的根源之一是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的根源是犹太人的传统，因而掌握希伯来语、熟悉希伯来民族的风俗习惯对研究犹太传统、进一步深入基督教文化，便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但是，现今学习希伯来语的人寥寥无几，对上帝的“母语”感兴趣的人也很少。因此，我想介绍一些重要的概念，以便让现代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圣经》的思维方式及基督教与希伯来语的关系。

1、希伯来语与闪米特语^①

希伯来语属于闪米特语言 Semitic languages。闪米特语言与北斐^②洲与东斐洲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北斐洲的语言包括柏柏尔 Berber 语，古埃及语（古埃及语后来发展出科普特语 Koptic）东斐洲的语言有库希特语 Cushitic（如加拉 Galla 索马里 Somali）及乍得 Tchad 语言如豪萨 Hausa）。因为这些语言在结构上有一定的

① 请参考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d. 1985, vol. 22, 740 - 748 页; Ernst Jenni, Lehrbuch der Hebraeischen Sprache des Alten Testaments, 《旧约希伯来语教科书》 Helbig u. Lichtenhahn, Basel 1981. 11 - 19 页。

② 作者认为将 Africa 译为“非洲”不足很恰当的，对这个伟大的大陆是一种蔑视，故用“斐洲”1949年之前，华人也多以“亚斐利加”翻译之

关系，语言学称它们为“含闪语言系” Hamito – Semitic languages。“含”Ham，“闪”Sem 这些名字都是从《圣经》来的（见《旧约·创世记》Gen 10:1）。《创世记》Gen 10:6 说，东斐洲与北斐洲的民族都是挪亚次子含的后裔。从类型学 typology 来说，闪米特语言与印欧语言 Indo – European languages 虽然相近，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起源关系。换言之，两个语系可能有独立的发展。闪米特语言彼此之间的关系好比日尔曼语言彼此之间的关系。闪语分为东闪语、西北闪语、南闪语。

1·1 东闪米特语（或称东北边缘闪米特语）

东闪米特语包括阿卡得语 Akkadian 分成两个主要的方言，即巴比伦语 Babylonian 和亚述语 Assyrian。根据学者考查，当地的人们从公元前 3200 年就使用这些语言。^①

阿卡得语的文字是楔形文字 cuneiform characters。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住在两河流域（= 美索不达米亚 Meso – potamia）的苏美人 Sumerians 所创造的楔形文字是古代阿卡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特人（Hittites）及波斯人使用的。传下来的泥板与铭刻提供研究资料。到了波斯时代，阿拉米文 Aramaic 逐渐取代了楔形文字。

1·2 北闪米特语（或中北闪米特语， Northern Central Semitic

北闪米特语包括亚摩利语 Amorite language（公元前第 2 千年；只有人名传下来）、乌加里特语 Ugaritic language（北叙利亚的碑文，第 14、13 世纪）以及迦南语 Canaanitic language。

迦南语又可以分别为腓尼基语 Phoenician language（公元前 1000 年左右有碑文）摩押语 Moabite language（只有一些碑文）；亚

^① 参见同上，Britannica, 742 页。

捩语 Ammonite language (小数碑文) 及希伯来语 Hebraic language。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们自从公元前 1300 年到公元后第二世纪说希伯来语, 而到后来, 希伯来文字传遍了整个世界。

阿拉米语 Aramaic language 也被译为“阿拉美亚语”、“阿辣美语”。阿拉米语曾为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西亚的通用语言, 其字母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公元前 10 世纪已有阿语的碑文。阿拉米语分为:

古阿拉米语 (帝国阿拉米语, 在波斯 - 希腊化时代, 即盛行于公元前第 7 至第 2 世纪, 但早在公元前第 14 世纪就有古阿拉米语);

西阿拉米语 犹太 - 阿拉米语 即库姆兰 Qumran 文献与《塔木德》Talmud 的语言);

东阿拉米语 (包括叙利亚语 Syriac language、巴比伦《塔木德》的语言、曼德语 Mandaic language)。

今天还说阿拉米语的人不多: 有新西阿拉米语 (7 世纪后, 阿拉米语为阿拉伯语所取代, 但在大马士革附近保存一个阿拉米语的“语岛”) 与新东方阿拉米语 (在伊朗、伊拉克等地区有一些“语岛”) 两个方言。

1.3 南闪米特语 (中南闪米特语)

南闪米特语包括北阿拉伯语 (前古典阿拉伯语、古典阿拉伯语、现代的各种阿拉伯语方言) 古南阿拉伯语 (公元前 8 世纪至后 6 世纪有刻铭) 以及埃塞俄比亚语 Ethiopian language (从古埃塞俄比亚语演变出来的蒂格雷语 Tigre、阿姆哈拉语 Amhar 等)。

闪米特语及印欧语言都是屈折语 flexing language。屈折语的特点是: 词的形式变化表示语义。(在黏着语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那里, 加在词根上的词缀表达词的语法意义, 而所谓孤立语 isolating languages 只靠虚词与词序来确定词的意义, 因为孤立语缺乏形

态变化。譬如, 日语是黏着语, 汉语是孤立语。根据闪米特语言的各个分枝, 学者们设定了一种“元闪米特语”(protosemitic language), 分析它的发音与各种闪语的共同词汇。

闪米特语的音位学(phonological)特点主要是它具有许多腭后音(gutturals)与所谓的“被强调的子音”(emphatic consonants 如 t s q)。形态学(morphology)上的特点是: 阳性名词与阴性名词的分别(没有中性词)。大多数的词根是由三个子音形成的。这三个子音被称为“根字”(radicals), 它们决定词的大概意义。特殊的语法意义则是由元音的变化、前缀(prefix)、后缀(suffix)、中缀(infix)表达的。例如, 词根 qds 的意思是“神圣”(holy)。从这个词根演变出来的词有: 动词 qadas(“他是神圣的”元音 a - a) 动词 hiqdis(“他使成为神圣的”由前缀 hi + i 表达); 形容词 qados(“神圣的”元音 a - o); 名词 qodaes(“神圣性”元音 o - ae); 名词 miqdas(“圣所”, 前缀 mi + a) 等。这样一个词根就能够表达许多意思。由此可见, 曲折语的表达能力是非常强, 连一个词汇不太丰富的语言却能表达很多细微的观点: 如可能性、被动性、时态等等。

2、希伯来语的历史发展

希伯来语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2.1 古希伯来语

古希伯来语包括《旧约》最早的部分(如《底波拉歌》Song of Deborah 见于《士师记》Jgs 5 大约是公元前 11 世纪的文献)。王朝时代的古典希伯来语(前 10 - 6 世纪)一直到被掳时代(公元前 580 年代)与释放后时期的希伯来语都是古希伯来语。在那个时期, 阿拉米语已是该地区的通用语言, 它逐渐取代了希伯来语。

2.2 中期希伯来语

这种希伯来语的萌芽能见于《旧约》的晚期著作（如《雅歌》Song of Songs、《传道书》Ecclesiastes、《以斯帖记》Esther、《但以理书》Daniel、《以斯拉记》Ezra、《尼希米记》Nehemia、《历代志》Chronicles）。中期希伯来语形成于两约中间的书（如库姆兰 Qumran 的文献）后来的犹太人传统的著作（如《密西拿》Mishna）发挥了中期希伯来语。这个语言形式也成为学者的语言。它含有许多阿拉米语及希腊语的外来语。

2.3 新希伯来语

新希伯来语是由 19 世纪末而重新被恢复的希伯来语（Ivrit）。1948 年它成了以色列国的官方语言。它的语法比古代希伯来语稍微简单。在今天的以色列国中大概有 260 万人说希伯来语。^①

除了《旧约》之外，只有几个铭刻与碑文（石头上的、瓦砾上的、纸草纸上的）呈现出古希伯来语的一些记载。但是，自从 1947 年，在库姆兰（Qumran）及犹太沙漠等地区发掘了许多文献（多为残片），它们是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文物。在古希伯来语约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也会有语言形式的多样变化与地区的多样方言。但是在今天的《旧约》中，这种多样性的表现相对少。为什么《旧约》的语言竟如此一致呢？因为《旧约》是经过古犹太学者的结集与传递，而在这个过程中，被掳时代后的耶路撒冷希伯来语成了共同的标准。这样，其他的方言被忽略了，而传下的经典中的语言是相当一致的。古代犹太学者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语来统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文献。到了公元后 100 年左右犹太人的《旧约》文本基本被确定了。但是，因为希伯来字母本来不表现元音的发音，

① 见同上，742 页

中世纪的马所拉学者 (masoretes, masora = 传统) 想进一步准确地规定文本的发音。这些学者在希伯来文字的上面和下面加上了点儿来表达词的元音。马所拉的注音符号也不尽一致, 不过, 提比哩亚 (Tiberias) 的本·阿舍 (Ben Asher) 的马所拉传统成为权威注音符号。该注音符号虽然基于悠久的传统, 但它还是晚于《旧约》文献的原来发音。不过, 这些差别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文《旧约》的最重要的手抄本 (manuscript) 是 1008 年的《圣彼得堡手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 而这个手抄本就是提比哩亚式的注音符号为主。至今, 一切关于《旧约》的语法研究或词汇研究等, 都是以《圣彼得堡手抄本》为基础。

希伯来语的词在其他的欧洲语言中也能找到, 特别是在斯拉夫的语言中。依地语 (Yiddish) 是由欧洲中世纪的犹太 - 德语来的混合语言, 它也有罗曼语与斯拉夫语的成分, 后流行于东欧。现代的德语也保存了一些希伯来语的词, 如 “Pleite” “破产” 是由希伯来语的 peleta “逃走” 来的; “Schmiere” “偷窃者的警惕” 是由希伯来语的 shemira “监督” 来的。

3. 希伯来语的文字

众所周知, 汉字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产物。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 (公元前 1100 年左右)。在西周 1045 - 771 年) 与东周 771 - 256 年) 出现了金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盟书》如《候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带有文字记载。学者张颐认为, 《候马盟书》是公元前 496 年的文物。在公元前第一千年, 华夏大地各地区用自己的文字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所用的籀文 (zhouwen) 就是大篆, 而秦始皇以小篆统一了华夏, 并废除其他的文字。汉代的人以隶书进一步简化了汉字。他们用丝、木与竹来写字。汉字

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由象形变为象征，由复杂变为简单。但是，由于汉字甚多，这个文字还是“学习和使用上不甚便利”^①，远比任何字母繁琐。

希伯来文字是由于公元前第二千年上半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所发明的字母演变出来的。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与其他地方早已有某些文字体系（楔形文字 *cuneiform characters* 和象形字 *hieroglyphs*）。这样的文字体系都由几百个文字而形成。对于这些文字体系来说，字母的出现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与简化。

字母的分子本来也是象形字，所以每个字母原来代表一个词，而词的头一个音就成了字母的音。例如：⊙ 字母本来表达的是“有瞳仁的眼睛”后成 O（没有点）表示后腭音即 ‘ainu 而希伯来语的 ‘ajjn’ 指“眼睛”。

公元前 2000 年的原始巴勒斯坦及原始西奈的碑文不多，所以这些文字是难以确定的。但是公元前 1500 年的乌加里文字（*Ugaritic writing*）可以分析审核。乌加里文字是楔形文字，更适合于写在泥板上，但是它的文字体系及文字排列和原始巴勒斯坦文是一致的。最有名的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s*）的文字表。古腓尼基字母已经离开了象形字相当远。它将早期那些众多的字母简化为 22 个字母。（腓尼基的文字能见于公元前 12 世纪的箭头片与公元前 1000 年的 Byblos 石刻。自从 10 与 9 世纪有腓尼基邻国国的文字文物以色列人摩押 *Moabites* 人，阿拉米人）。一开始这些文字可能是很相似的，后来有不同的发展。（例如，阿拉米文字在公元前 8 世纪开始“打开”上面封闭的字头号：O→U）

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南闪语文字的分枝出现：后来的古南阿拉伯文与古埃塞俄比亚文。在第 9 世纪，希腊人借用了腓尼基文

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 中卷，2312 页；

字，并将他们不认识的字母改成为代表元音的字母。从希腊字母发展出来的字母是伊特拉斯坎人 Etruscan 的字母与拉丁文字母。古以色列字母到被掳的时期已逐渐不被使用（与古以色列相近的文字是撒玛利亚文字）。阿拉米文字自从公元前第 3 世纪同时发展出拿巴田人 Nabataic 的文字（就是阿拉伯文字的前身），犹太人的方块字如在《库姆兰文献》以及叙利亚文字。这些又影响了许多印度文字与中亚文字的发展。

4、希伯来语语言学

希伯来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 Saadja 死于 942 年）。中世纪的犹太学者（如 Ibn Esra）与基督教学者（自从 1500 年如 Reuchlin, Buxtorf）继续推进了希伯来文研究。这个研究传统已经铸成了许多专门用词与术语。刚刚开始学习希伯来文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术语与希伯来语的难度。现代希伯来文学（语法学与词汇学）的奠基人算是 W. Gesenius(1786 - 1842)。他的著作直到今天起作用：Gesenius/Kautzsch, 《希伯来语语法》，1909 年（第 28 版），1962 年重印。^①

20 世纪的学者用现代的语言学、语言历史学等学科的工具来分析与研究《圣经》中的希伯来语。德国学术界所生产的工具书有：Fohrer《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旧约〉词典》，1971 年；与 Jenni - Westermann《〈旧约〉的神学词典》2 卷，1971/1976 年。一般的旧约圣经学家都用 Elliger/Rudolph 所出版的《斯图加特希伯来圣经》

参见同上，Jenni, 18 - 19 页

(*Biblic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1967 年。^①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希伯来语研究如何被介绍到华夏？早在 20 世纪的 20 与 30 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对希伯来文学感到浓厚的兴趣，譬如周作人与朱维之。但虽然有的学者很清楚地意识到，所谓“西方文化”主要是由“二希”（即希腊与希伯来）的传统而铸成的，认真地去研究和介绍希伯来传统与《圣经·旧约》思想的华人并不多。在国际的比较上，人口那么庞大的中国尚未培养出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的犹太学专家和《旧约》专家。这一点与国外关于旧约和犹太思想的丰富研究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 20 世纪的华人知识分子多赞扬了希腊的哲学而忽略了古代世界的宗教，包括古希腊的宗教与犹太人的一神论。因此，大多的华人只研究了哲学，而对古代宗教有纯正兴趣的人反而不多。汉语学术界对圣经的研究，特别是对旧约的研究还是在最初级阶段，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已经维持了 150 多年之久。然而对《圣经》不了解就等于对欧洲文学、思想、社会生活也不能有深入的把握。“上帝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早就成了欧洲人的语言，也成了现代文明的语言；因此我认为，无论是西方人或东方人都应该注意到古书特别是《旧约》和《圣经》中的思想与信念：它们至今还会影响许多人的内心生活与价值判断。

^① 参与编辑《斯图加特希伯来圣经》的人包括非常有名的圣经学家，如 Eissfeldt, Kittel, Jepsen, 见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87, 序。

Brit(盟约): 法律文化的根源

提要：

- 1、概论：《圣经》社会观的特殊性
- 2、《古兰经》论及犹太人的“盟约”
- 3、《圣经》中的“盟约”
 - 3·1“盟约”的分类与文化表现
 - 3·2 法律形式与政治意义
 - 3·3 神学上的意义
- 4、Brit(盟约)在西方语言及东方语言的译法：希伯来、希腊、拉丁、英、德、汉、日、韩、越语
- 5、“盟约”与华夏文化的关系：《候马盟书》与《三国演义》

1、概论：《圣经》社会观的特殊性

根据《圣经》的记载，古犹太人的世界观与社会观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人类学指出，古代大多民族的宗教生活表现在他们对自

然神的崇拜及对政治领导阶层的崇拜。这样的宗教崇拜可称为“自然”的宗教崇拜，因为它表示人们崇拜支配他们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而这些力量与势力是直接影响人的。古代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与这些观念完全不同。犹太人否定自然神的存在，他们也没有一个“神圣的”领导阶层。正如他们的宇宙不是“自然”的，因为是上帝给人类“创造”的，他们的社会也不是“自然”的，因为是上帝规定的。犹太人的神制定宇宙与制定社会，因此两者都不是“自然”的，而是神用一个特殊的、实证性的行动 (positive act) 来建立宇宙及社会。神用“创造”以规定自然界的法则，且用“盟约”（希伯来语：Brit）来制定社会的秩序。人与神的关系主要也是建立在“盟约”的基础上。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和以色列人民所立的“盟约”是自愿地 (free) 建立的，而上帝也要求人们自愿地回应“盟约”^①。这样，人与神的关系不再是自然的、必然的、固定的，而是基于一种特别订立的制度，即“盟约”。在古以色列文化中，“盟约”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法律文化、政治观与历史观。

2、《古兰经》所论的“盟约”

《古兰经》在几个章节中提到犹太人与安拉（上主）所建立的“盟约”。《古兰经》不仅在 2:124 论及犹太人最重要的祖先 Abraham（亚巴拉罕 亚巴郎 伊布拉欣）与神所立的“盟约”，而且在《古兰经》2:40、63、83、84、93；4:154；5:12、70 也提到以色列人与上帝建立“盟约”。不过，《古兰经》也说以色列子孙破坏了神的“盟约”（2:83-85；4:155；5:13、70），而穆斯林应该牢记他们与安拉的“盟

^① John McKenzie, *Aspects of Old Testament Thought*, in R. E. Brown ed. *The Jerome Biblical Dictionary*, Prentice Hall, New Jersey 1969, p. 749.

约”：《古兰经》5:7;16:91,92。《古兰经》16:90 曰：“安拉确实告谕：要公正、行善、周济亲戚，并禁止淫乱、造孽、暴虐无忌，他劝诫你们，但愿你们警惕。你们缔结盟约，就该对安拉的盟约信守不渝，盟约既订，不可将誓言背弃。”^①从这个章节中可以看出，《古兰经》肯定安拉的“盟约”而该“盟约”意味着不可以违背安拉的旨意及在道德生活上“要公正、行善、周济亲戚”的观念。然而，《古兰经》提到“盟约”的章节不是很多而《古兰经》没有大量地发挥“盟约”的观念。这点与《圣经》很不一样因为《圣经》似乎时时处处讲“盟约”。在《圣经》中，“盟约”的思想是一个核心的内容而在《古兰经》中，“盟约”只是一个边缘性的现象。

3、《圣经》中的“盟约”

3.1 “盟约”的分类与文化表现

希伯来语的《圣经》即《圣经·旧约》287 次提到 brit“盟约”^②这个名词。“盟约”的意思是“合同”、“契约”、“盟约”。“盟约”可以分类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盟约”、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盟约”（譬如国邦之间的“盟约”及神与人之间的“盟约”。《圣经》也提到人与人之间订立“盟约”（如《圣经·创世记》31 章 44 节），但大多的章节叙说神与人之间的“盟约”。

古代民族建立契约时必须用象征以表达盟约的有效性。《圣

见林松《古兰经韵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 1988。亦见全道章译《古兰经》，译林出版社 江苏 1989 附录 46 页。

^② 见 Jenni ed. Theologisches Handwoerterbuch zum Alten Testament, Muenchen, Kaiser 1971. 1, 342 页。

经》在许多章节中提到“盟约”的象征。古代人民用牺牲品 宰杀牛犊等动物 将它们割开、放在两边 而订立“盟约”的人必须从中走过去以肯定“盟约”的有效性。《圣经·创世记》Gen 15:10,17 与《圣经·申命记》Dt 29:11 暗示古代以色列的这些习惯。用牺牲品的血，洒在定约人的头上这个作法很可能也是古代流行的风俗习惯（见《圣经·出谷记》Ex 24:8）。犹太的男人所要行的割损礼仪也是“盟约”的记号与象征。男人的割损表示上帝与 Abraham 及他的后裔所定的“永久的盟约”（见《圣经·创世记》Gen 17:7 与 17:10）。这里要注意的是，犹太人早已将身体上的割损升华为精神上的“割损”；他们强调“人们守上帝的‘盟约’不仅仅是外表上的记号 而主要的是心里的态度 所以他们提出‘心的割损’”（见《圣经·申命记》Dt 10:16 与 30:6）。人要经过“心的割损”，才能“全心全灵爱慕上主”（见《申命记》Dt 30:6）。

按照古代犹太人的看法 每个“盟约”都要有一个记号 以免人们忘记他们的规定。例如他们根据这个道理，用丰富的想象力以描写上帝与大地所立的“盟约”。他们说，上帝要保护“一切有血肉的生命”，在洪水后不再会全面消灭生命，而为了纪念这个“盟约”，上帝将自己的弓挂在天空。这样，彩虹成为“盟约”的记号（见《圣经·创世记》Gen 9:12-17）。

除此之外《圣经》还提到“约书”（见《圣经·出谷记》Ex 24:7 与《列王》下 2 Kg 22:8;23:2），“约板”（见《出谷记》Ex 31:18）与以色列人经常带走的“约柜”（见《出谷记》Ex 25:10-22;31:18;33:7；《若苏厄》Jos 3:1-5,12；《撒慕尔》上 1 Sm 1:5;3:3;4:1 等）。为了表达上主的“盟约”随时随地都离不开人们的生活，古以色列人还要将上帝的“盟约”与他的法律写小书卷上，挂在手腕上（见《申命记》Dt 11:18）。

根据“盟约”的内容还可以将“盟约”归类为“双向的”与“单向的”在“双向盟约”中有双面的要求与义务：上帝给予一些东西，但

人也必须要有一个回应。譬如在《创世记》第 17 章中，上帝要给 Abraham 众多子孙，但上帝也要求 Abraham“在神之前行走，作一个完人”(17:1)。这样的“盟约”属于“双向盟约”之类。然而，在有的章节中，上帝不要求人们的回应，他专门给予一些恩典，如在《耶肋米亚》(Jer 31:31-34)。这样的“盟约”可以视为“单向”的神学，也说这是“恩宠的盟约”(covenant of grace)。

3.2 法律形式与政治意义

《圣经》在一些章节中引用公元前 1500 年至 1000 年赫特民族 (Hittites) 的“盟约”形式，而该形式有 6 个主要的成分^①：(1) 前言，即说明盟主的名字、地位与家谱；(2) 叙述双方在过去历史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明盟主在过去向臣属国所作的好事。在陈列历史事件时，盟约的经文常常用“我”“你”的说法。(3) 规定臣属国要作的事：禁止与其他的邦国结约、保持与其他臣属国的和平、支持盟主的军事行动、相信盟主、每年去朝见盟主。(4) 规定盟约放在圣所的什么地方；规定在什么时候要公开地颁布盟约或定期地颁发它。(5) 陈列那些为盟约作证的神明。(6) 叙述守约的人所受到的祝福与违背盟约的人所受到的灾祸。

在《圣经·申命记》能找到这样的盟约因素：《申命记》Dt 10:12-13 可视为一种前言。在《申命记》Dt 11:2-7 与 29:1-7 的章中，盟主（上帝）叙述他在历史上与“臣属国”（以色列）的关系，特别强调他将以色列由埃及解放出来。《申命记》Dt 11:16-29 与 30:15-20 描写各种“祝福”与“灾祸”，作为守约的赏报与背约的惩罚。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圣经》引用了古代“盟约”文明与法律文化的因素，以表达上帝与人民所定的“神圣的盟约”。

在古代犹太人的心目中，“盟约”的规定超越社会上的阶层，也

见上 McKenzie, 749 页。

超越时间与空间。主要是人们都站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就都必须同样地遵守他的“盟约”。一个抽象的“盟约”建立了人们之间的团结。《申命记》Dt 29:9-14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你们全都站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和以色列所有的男子，你们的幼小和妻子，以及在你营中的外方人，从为你砍柴到为你汲水的人——都来同上主你的天主缔结盟约；即上主你的天主今天与你所立的附有诅咒的誓约，好叫他今天，有如他向你所许过的，有如他向你祖先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所誓许的：立你做他的人民，他做你的天主。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和这誓，而且也与那些今天与我们同站在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的人，和那些今天不与我们同在这里的人立约。”这个章节不但列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包括砍柴的人与汲水的人），它也用了一个重要的“盟约公式”（Bundesformel）“你做他的人民，他做你的天主”。该公式也表现为“我是你的上帝 你是我的人民”如在《出谷记》Ex 6:7；《耶勒米亚》Jer 30:22;31:3；《厄则克尔》Ez 11:20 与《默示录》Rev 21:3 等。

“盟约”的思想对社会、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盟约”给了以色列人民团结与统一。盟约里的义务，特别是对上帝的朝拜，成为以民的社会基础与他们共同的标准。《若苏厄》书第 24 章中“盟约”描写人们如何接受盟约，如何承认“盟约”所包含的条件，如何加入以色列人的行列。西欧著名的《旧约》专家 Martin Noth 认为，古代以色列在还没有国王之前（即公元前 1200 年至 1000 年）只是一种“联盟”是不同支派、不同部落与城市之间的联盟体，而它们共同的基础就是《若苏厄》24 章的“盟约”。Noth 的这个理论是圣经学中有名的 amphiktyony 假设。^①

见上 McKenzie, 750 页。